

名家名笔

在光影的幻化之中

熊召政

烟火人间



悠悠寸草心

郭华

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陇西地区，12月的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了，夜晚更是朔风阵阵。张志旺徘徊在营房门口，久久不愿离去。他17岁来到这里，已经6年。6年中他像一块毛铁，在军营的炉火中锻打、淬火，入伍的第三个年头他即被任命为班长并代理排长。不论是部队训练、抢险救灾，还是帮扶驻地群众，他都走在前头。他连续五年夺得全师侦察兵专业比武第一名，并先后获得全军优秀侦察兵等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两次。

明天他就要离开军营了，将要回到熟悉的故乡。虽然只有6年时间，但故乡已物是人非。6年前家里的日子虽然也很艰难，但那个时候有父亲支撑着那个家。今天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体弱多病，家里的土炕塌了都没有能力修复。父亲生前治病欠下了三万元的债务，20世纪90年代，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三万元是一笔巨款。大哥和三哥在生活困难的年代去了黑龙江并落户在那里，二哥和二嫂的身体比母亲还差。也就是说照顾母亲、偿还债务乃至关照二哥二嫂的担子，都落在了张志旺的肩头。虽然部队的锤炼让他有了一身铮铮铁骨，但面对困难的家庭具体怎么办，他一时还无从着手，只能到处去“碰”。他用退伍费，给母亲置办了全套的锅碗瓢盆和口粮，揣着剩下的十元钱去了石家庄。一时找不到工作，他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睡了5天，第6天从车站的广告栏里看到了招聘保安的广告，几经周折，他应聘成功。

1998年初，正当张志旺在深圳于得称心如意时，老家的邻居打来电话，告诉他：你母亲的哮喘病复发，被送进医院了。张志旺心急如焚地赶了回来，发现母亲的病比过去更严重了。没有伺候过生病的父亲，尤其是没有为父亲送终，一直让他深感愧疚，现在一定要把母亲照顾好。为方便照顾母亲，他毅然决定辞去深圳的工作留在老家。张志旺也从中受到启发：看来，对于大的企业来说，真正有些擒拿格斗技能的安保和警卫人员，还是非常需要的。于是，经过一番筹备，他在家乡创办了职业培训学校，学校的名称叫作“士心”，寓意士兵之心。凡是部队退役士兵前来接受培训，一律不收学费。

学校办起来了，除去日常培训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招生和推荐就业。而这两项工作，在偏远的农村都难以开展。于是张志旺把公司迁石家庄，并购买了一套住房，把母亲也接到了石家庄。不料母亲无论如何不习惯城市生活，坚决要回老家。而且随着卧床时间的增加，必须有儿子的陪伴，母亲晚上才能入睡。于是，张志旺每天往返200公里，早晨把母亲搀扶到副驾驶位置，带着母亲去石家庄上班，晚上再回到冀州老家。冬天开暖气母亲嫌热，夏天开空调母亲嫌冷，坐车时间长一点就发脾气。张志旺就给母亲讲笑话，哄她开心。不论多么辛苦，只要母亲在身边，他就觉得心里踏实。春夏秋冬，汽车奔驰在平原上，车窗外变换着四季的景色，他拉着母亲，听着收音机里的《白发亲娘》，辛苦中享受着天伦之乐。

因为工作，所以一天当中总有不能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准备了两部手机，其中一部是专门为母亲准备的，24小时开机。2016年7月，母亲胯骨骨折，还未痊愈又复发哮喘，一度心脏骤停，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这里治疗费用高昂，半个月就花费了近20万元。张志旺并没有多少积蓄，可是母亲的病不能不治。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卖掉石家庄的住房。当时人们都觉得没必要，连姨母都对他说：你的孝心大家都看到了，你卖了房子也不一定能把你母亲救过来。张志旺说：房子将来还可以再买，亲娘只有一个。他毅然卖掉了房子，精心为母亲治疗，但母亲还是走了。

在照顾母亲的同时，张志旺还照顾着无儿无女的二哥二嫂。二哥瘫痪3年，临终前拉着他的手泪流满面。他跪在炕前哽咽说：二哥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二嫂。他不仅把二嫂伺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办理二嫂的丧事时，他还把应当由儿子承担的环节全部担当起来。当乡亲们看到这个特种兵出身的汉子，为二嫂执幡痛哭时，无人不落下泪来。当兵为国家尽忠，在家为父母尽孝，他的故事在家乡传颂。他也先后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和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重阳节，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节日。河北衡水中学校园内高大的银杏已经金灿灿，翠绿的侧柏依旧郁郁葱葱。为了在学生中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他们把张志旺请到了学校的报告厅。可是，孩子们能接受传统的孝亲观念吗？当张志旺深情地讲到为母亲治病花光了积蓄，最后卖房救母时，他说：“有钱不是家，有娘才是家。”那些纯洁天真的孩子们，为他长时间热烈鼓掌。

(作者系十一届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船刚刚离岸，我的在英格兰高地上遭受了一个星期风吹雨淋日晒霜侵的面颊，突然得到和风的抚慰，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耳畔竟想起了一位诗人的低吟：

我久久凝望，却想象不到这奇景赋予我多少财宝。每当我躺在床上，或默默沉思，或心神空茫，它们常在我心灵中闪光。那是孤独中的福祉，于是，我的心胀满幸福和水仙一同翩翩起舞……这是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杰作《水仙花》中的句子。这么优美的诗句，是在温德米尔湖畔写出来的，而我现在就在温德米尔湖上。

汉，都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船只。从湖区管理局的网站中得知，湖区有五个登记注册的帆船俱乐部。

游船所经之处，见到各种各样的船只：单桅船、三角帆船、舢板、钓船、皮划艇、冲锋艇……大大小小、五颜六色，港湾里停泊的，帆樯如街市，抑或“野渡无人舟自横”，更生动的，是那些“手把红旗湖头立”的运动着的船，桨手们踏浪、冲浪、劈浪、斩浪，或脚、或浆、或御风、或涡轮，各逞其技，各成其趣。

人与湖的互动，洋溢着温德米尔湖的青春。

二

青春，是生命力的体现。除了青春，温德米尔湖还有它的壮年与暮年，每一个生命周期，在这里，都得到了恰当且完美的体现。壮年的成熟与暮年的优雅，与青春的活力完美地融合，使得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他的兴奋、快乐甚至忧郁。

温德米尔湖的形成大约在17000年至15000年之间。两千多年的时间对于人类来说过于漫长，但对于自然来说只是一个瞬间。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时间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概念。在那个瞬间里，温德米尔湖至少经过了六次冰川的消退。从寒冰铺地到湿润如玉，时间打败了所有强大的对手。百丈冰舌千仞冰瀑的消失，坚硬的火山岩或松软的页岩沉淀了下去，成为一片贝叶状的湖盆。自然很难接受人类对它的改造，但它自己却从未停止过雕琢与修饰，无论是布拉迪河还是罗迪河成为它源源不竭的水源，还是将利文河作为它唯一的出口，这一个过程恐怕也经历过三十年。所以说，眼前的这一座湖，乃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年轻人看到它，会说“我要与浪花拥抱”；中年人看到它，会说“守护温德米尔湖的生态，既是享受，也是责任”；老年人看到它，会说“在这美丽的湖山徜徉，是我今年最美好的假期。”

而我的确是在暑假来到了这里，凭栏远眺，我的眼睛不暇疲倦。

不知不觉，游船从浅草清漪的林岸拐一个弯，驶入一片街着远山与古老城堡的水

域，船尾浮漾着一条银白的弧线——那是涡轮犁出的彩虹。在彩虹的怀抱里，碧波里的倒影丰富起来，城堡堆金，牛羊出浴，祥云散花，路标如鬼。

甲板上站满了游人，没有喧哗，没有惊呼，所有人都那么安静，仿佛都沉入了瑜伽或成为人定的头陀。

游船驶入更加阔大的湖面，山脊下的麦田褐黄着、赭黄着、明黄着，深深浅浅，参参差差；接着又见浓荫匝地，杂树蔽天的森林，它们飘逸着、摇曳着、浸染着，重重叠叠，郁郁苍苍……

行行复行行，我是迷不知终其所止了。这时，游船拉响了汽笛，靠拢了一个临水的小镇。“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的词，让我有了一个英国版的体验。

三

游船系缆的小镇叫鲍内斯。它与温德米尔镇属于温德米尔湖区的姊妹镇，一在湖之头，一在湖之尾。渡轮在两镇之间穿梭。铁路未通之前，湖区的主要渡口是在鲍内斯。交通的利器改变了鲍内斯的命运。但鲍内斯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方。它有几家博物馆值得你前往一看。作为十八世纪就已兴旺的小镇，它有很多故事等待有心人前来发掘。

一个只有16平方公里的湖泊，不要说搁在中国，即便是湖北省，也有数十座之多。但在英国，温德米尔却是全国最大的湖泊。中国境内的湖，最具人文精神的，杭州的西湖允为第一。温德米尔湖涵润的艺术与历史，毫无疑问，可以与西湖媲美。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又要抄录几句威廉·华兹华斯的诗：

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在光影的幻化之中展现出如此壮观优美的景致。

用英文诵读，音韵很是悦耳。但翻译过来，语言的艺术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湖山有幸，得到诗人的青睐。由此我想到明代的遗民张岱，改朝换代的社稷之痛，让他弃绝轩冕，隐居西湖。芒鞋竹杖，戴笠披蓑，他与西湖朝夕相伴，沐着樵风，披着烟雨，蘸

那时的未名湖

赵大鸣



未名湖

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北大燕园。那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上小学一年级起，大约有三四年时间，我每天从北大西门外的蔚秀园，徒步走去东门外的北大附小，来回都要经过未名湖。有时走南岸的石径小路，有时走北岸的水泥大道。一年四季、阴晴雨雪，未名湖的各种景象不仅看在眼里，而且身在其中。甚至湖边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熟稔于心。

时间久了，不免也会熟视无睹。越往后，一种因熟悉的亲切感，反倒取代了对景色的沉迷。长大以后离开燕园去了别处生活。忽然在哪儿遇到相似的环境景物，勾起旧时记忆，会越来越觉到未名湖的美好。这美好不只在湖光山色，于我来说，还有一种回到童年与家的归属感。

未名湖的风景，确实不输北京地面上任何一处园林景观。湖畔有水塔，湖心有岛亭、石船。东岸是中西合璧的第一体育馆，北岸是“德”“才”“均”“备”几大宫殿式楼高。还有南岸山坡下残留的古寺山门，山坡上绿荫掩映的临湖轩。每到正午时分，西边土丘上的钟亭悬挂的大钟，被一位庶务科的工友用大木槌准时敲响，一共要敲12下。“嗡——嗡——”的钟声在湖面上荡漾开去，带着水音儿一直飘到北大围墙外……未名湖山水浸染的人文色彩和书卷气

息，又是一般园林风景所不具备的。

既是湖，水就是主题，其他的存在都因水而有意义。

未名湖的水面形状，有点像人的一只大耳朵。东边部分面积最大，就像耳朵的上半截。湖心的岛亭正好是在耳蜗位置。从岛亭南边一直往西北弯转过去的湖面，又像是耳廓到耳垂部分。这个“大耳朵”的面积加起来，有两三个足球场那么大。

未名湖水景之美自不必说。在我儿时的经历中，还有两件事情与水相关，且印象深刻，一是看未名湖捕鱼；二是在岸边石缝的水里钓虾。

那时候，每隔几年未名湖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捕鱼行动。到下午网捕鱼的时候，几个身穿身橡胶水裤的工人，在没膝的淤泥里跋涉着走向湖中央，他们在湖心的水洼里拉起大网。无数条鱼蹦跳、翻滚，被大网拉上岸来。未名湖里的鱼主要有白鲢、草鱼、胖头（花鲢）和鲤鱼。每个北大教职员工都能领到一张学校统一发的“鱼票”。凭票论斤，在售卖点买到自己那一份活鱼。

我还见过一次捕鱼上岸之后，有北大工友从成百上千条堆成小山的鱼中，挑出一条最大的。那鱼足有二三十斤重，竖起的鱼身有半人来高。这么大的鱼，堪称未名湖里的“鱼精”。工人抱着它，费力蹚过大片淤泥，又

回到湖中央，把“鱼精”放回水泊中。可见，北大人对未名湖里的鱼，也是心存敬畏的。

未名湖管理之好，可比北京任何一处公共园林。沿湖水一圈，岸边多由巨大的青石块垒筑。这些石块可防湖岸泥土坍塌。大石头一半露出水面，一半沉在水下。时间久了，石缝里便有鱼虾藏身其中。夏天，我放学以后经常在湖边大石头上寻觅，看到哪处石头缝里有鱼虾的痕迹，便会一一记在心上。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就可以开始我自己的“钓虾行动”。

因为未名湖不许钓鱼，到湖边要先装着无事闲坐、在石头上落定。拿出一本书做样子，悄悄把钓线与钓钩拴好。钓虾用面食做饵，我把书包里准备好的半块馒头拿出来用湖水蘸湿，使劲攥成面团。取半颗米粒大小的饵食挂在钩上，即可下钩开钓了。

大石头一半浸在水下，石缝里的水并不深。目测即可看见垂下的钓饵，也能看见水中鱼虾在活动。先有小鱼过来咬食，只几下，钩上的面饵就散了。拎上来继续挂饵，再垂下钓钩，让饵食贴着水底，这样小鱼就不易再咬到。不一会儿，就见有虾来了，先看到石缝下边露出了虾头和两支长长的前臂。虾腹一排小爪子，很谨慎地慢慢向前划动，然后试探着伸出一支前臂夹住饵食。虾嘴不在头前部，而是在下腹靠前一点的位置。虾用两支前臂抓住钓饵，把食物慢慢送进腹部的嘴里。此时切不可着急起钩，要略等片刻。待虾把钓饵完全送进口中，再猛然拉起——被钩住的虾在空中一弹一弹地挣扎，崩起许多细小的水花来，在阳光下五光十色地闪烁。

大约在11月初，未名湖开始结冰。先是湖水渐渐变绿，像大块翠绿的玻璃一样，深厚而沉静。一夜寒风之后，清早再从湖边走过，湖面已不见千万道细细的涟漪。只有一片亮光，像镜面似的一动不动，那是最初的一层薄冰。到十一月中旬，未名湖的冰差不多有两三寸厚。有胆大的孩子在靠近岸边的冰上走几步，又立刻跑回到岸上。

未名湖冰面什么时候可以上人，另有个标志，就是岛亭南边冰面上那个四方形的“冰窟窿”。冰窟窿有四五米见方，是庶务科

着烟霞，他写下了《西湖梦寻》《陶庵梦忆》两本书，锦绣文章，字字珠玑，一篇《湖心亭赏雪》，用极简又极美的文字，勾勒出西湖雪景的超凡脱俗。

千百年来，西湖不缺知己，白居易、苏东坡、柳永等等，甚至金国那位极富才华的废帝完颜亮，无不对西湖顶礼膜拜。但我认为，西湖的第一知己，还是张岱。

同样，喜爱温德米尔湖的英国作家、诗人、艺术家也很多很多，但它的心心相印的知音，威廉·华兹华斯仍为首指。

华兹华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温德米尔与格拉斯米尔两个相连的湖畔。作为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与另外两位好友柯勒律治、骚塞一起，成为温德米尔大湖区“湖畔诗人”的三剑客。他们隐居在此，吟啸在此，切磋在此，狂狷在此。因为他们的存在，湖区的岁月变得起伏不定；因为他们的行吟，湖畔的朝夕变得风雨绸缪。200多年前，英国的诗坛是时代潮流的风向标，三剑客声闻遐迩，骚塞与华兹华斯，最后都被喜爱艺术的皇家封为了“桂冠诗人”。

四

归程了，渡轮向晚。层层叠叠的青山上有层层叠叠的霞光；闪闪熠熠的浪花上有闪闪熠熠的桨片。湖鸥在白帆之上飞扬，村落夕阳之下静恬。

过不多久，我就看到了温德米尔镇码头上的彩旗在向招手。有那么一会儿，我生出了惆怅，这既是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更是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前些年，曾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后院的康桥，即徐志摩“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地方。徐志摩当时的无奈也正是我当下的心情。

回到下榻的半山上的希尔维特酒店，我房间的阳台，可以俯瞰整个温德米尔镇及镇外的湖泊。英国的夕阳比较长，从晚六点到八点，夕阳一直在我的阳台上跳跃。我们一家三口将晚餐搬到阳台的小圆桌上，对着即将隐进远山的夕阳。我举起了酒杯，当然，杯子里盛放的不是威士忌，而是我从中国带来的白酒。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的工友凿出来，专为给湖中养的鱼透气用。冰窟窿四周堆起一圈碎冰碴，还有木桩和栏杆挡着，防止有人不小心滑进去。有冰窟窿在，说明冰上禁得住人了。

未名湖的冰可以走人，好戏才真正开始。因为这里有远近闻名的北大冰场。北大冰场设在未名湖东边最大一片湖面，就是“大耳朵”的上半部分。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有将近三个月的封冻期。每年一到季节，未名湖上就有北大工人开始“泼冰”——用一个两米来宽的大铁簸箕，在冰面上推着走。一边扫去碎冰碴、小木棍和树叶，一边洒上薄薄一层水。经过一夜封冻，第二天就是一大片光滑平整的冰面。整个冰场是椭圆形的，外围是一圈跑道，所有人都按着“逆时针”方向在跑道上滑行。跑道里边是一大片冰面，供那些初学滑冰，或者会花样溜冰的人们自由活动。

冰鞋有三种样式，“花样”“跑刀”和“球刀”。未名湖冰场上的人，玩得最多的是花样刀。这种冰刀初学滑冰者用最合适，男女均可、老少皆宜。会花样滑冰的高手，也可在冰上旋转、腾跃，做出高难技术动作。花样冰鞋的刀刀宽，中间有一溜凹槽，易于“咬冰”，冰刀前后略带一点上翘的弧度，适于转弯。刀头上还有锯齿一样的小牙齿，专门“蹬冰”助力用的。

其次是跑刀，纯为速度滑冰，冰刀身长而刃窄。穿跑刀的大都在冰场外圈的跑道上滑，一般都是大学生和青年教师。男生多，女生少。跑刀滑得好的人，在冰场上最是引人瞩目。因为姿势矫健、速度快，常带得一众人的目光跟着打转。

偶尔在冰场上出现的打冰球用的“球刀”，才是冰鞋里的最高段位，既有跑刀的速度、又有花样刀的灵活。加上皮革制成的鞋帮与护腿，球刀冰鞋的样式最帅。我曾在北大旁边的海淀镇上的文化体育用品商店见过一双球刀冰鞋。锃亮的冰刀，黑白两色的皮面，高高摆在货架上，漂亮得让人目眩。当时标价是45块钱——那是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以我能有零花钱，就是攒上三年五载也买不起。

我有一双别人送的旧“花样”，就是穿着它在未名湖冰场上学会的滑冰。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